责任编辑：王春燕　版面设计：史国华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714237652@qq.com　联系电话：15044792334　5160311

达拉特快讯

校园 XIAO YUAN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曾经的王爱召盐坊滩

□张玉福

你知道过去的达拉特旗农民吃土盐的历史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达拉特旗著名的王爱召旧址，也就是俗称“土龙岗”“龙头”处的偏西方向，有一片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土地上不远不近，或大或小，遍地都是白色的土堆。远远望去，一座低矮的土打墙作坊和四口直径约1.5米的熬盐锅，十分打眼。这就是曾经的王爱召盐坊滩。

据老人们说，当时居住在达拉特旗东部区的人们，祖祖辈辈吃的咸盐几乎都出自王爱召盐坊滩。

那时达拉特旗一带的村庄，不论是沿滩还是梁外，或住房、或凉房、或仓房的角落里，常常很随意地放着一只白帆布口袋或牛毛口袋。由于年深月久，白帆布口袋或牛毛口袋的缝隙里积满了灰尘，看上去已经完全变成了黑灰色。用手摸，口袋里面硬硬实实，像失效结了块的水泥，完全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再细看，有尖利的硬角从口袋里面向外顶着，仿佛随时可以把脆弱的口袋刺破，从里面探出头来。

不用说，那口袋里装的一定是土盐。土盐就是还没有熬制成功的原材料，其质地如土，细沙一样，绵绵的、黏黏的，放在地上时间久了，经过自身挤压和孩子们的踩踏就实了起来。将手伸入口袋抓一把尽是些不硬不软的块儿，一捏，“咔嚓”一声碎裂开，还有一部分从手指的缝隙漏了下去……

盐坊滩的土盐是地地道道的原材料，要想达到拿来就能食用的程度，还必须经过漏淋、熬制、晒干等多道程序才能完成。直到今天，在老家一些老旧的房舍里还时不时能看到当年用来漏淋土盐的瓷缸。漏淋土盐的瓷缸也就是人们用来腌菜或盛米盛面的瓷缸。瓷缸有大有小，操作也比较简单，在瓷缸的底部穿开手指粗一个眼儿，将搅回来的土盐倒入瓷缸，再掺和些水，通过自行沉淀挤压，盐水便会慢慢地从瓷缸底部的眼儿里流出。此时将流出来的深黄色的、咸咸的、浓浓的液体倒入大铁锅里熬制，熬到没有水分，只剩湿漉漉的细碎如尘沙的白色小晶体，然后经过晾晒，直至晒干才能食用，这就是土盐，那时人们也管它叫“小盐”。

土盐的味道除了咸还有点苦，看上去雪白雪白的。起初，土盐是父辈们从十几里远的盐坊滩将土盐用口袋一点一点背回来，后来又是用二饼子牛车将土盐拉回来再熬制加工，直到能食用。再后来，就有了从外地运来的大粒海盐了，当地人管这种盐叫“大盐”。一袋一袋的大盐堆放在供销社货柜前边的地上，以方便顾客购买。那时，全国实行的是供应制，但供应范围有限，除了粮食和蔬菜之外，很多商品都需要去供销社购买。一些社员家里缺盐时，就拎着一条布袋子到供销社秤二三十斤盐，扛回来放在凉房里，反正也不会腐烂变质。需要时抓一把丢到锅里，倒上水，随时就融化了。如果是腌白菜，随手抓一把盐撒到白菜上，在菜缸里放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如果做烩菜或做粉汤、面条吃的话，需尝着甜咸放盐，饭做熟后，盐就会随着肉菜或汤水进入人的肠胃和血液。

在当时的农民眼中，这种大盐也还算是很金贵的东西，到供销社买成品盐，一毛四分钱一斤，正好值两个鸡蛋的钱。那时，人民公社的社员们都不富裕，普遍过着相对贫困的日子。有时候，一些买不起盐的人家就要起鸡叫睡半夜地从十几里甚至20多里地远的盐坊滩往回背土盐。如此折腾，尽然是为了那看上去苍不起眼的土盐，因为人体中如果失去了盐分，就会失去力量，走不动路，干不动活儿。还听老人们讲，骆驼在大沙漠里不吃不喝能走上半月十天，就是因为吃了咸盐的缘故。很小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为什么，稍大一点后，似乎有些明白了，大概产自我们当地的土盐不仅具有盐所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刚健中透出某种温润的美好，而且也像我们祖辈淳朴厚道的性格一样，更容易让人们钟爱吧。

盐坊滩的土盐来自于土中，价格便宜，三分钱一斤。父亲说，如果没有土盐的话，就得花一毛四分钱去供销社买大盐。用一斤买一斤，哪一斤也省不下来。父亲的言外之意我能够听出来，就是说，盐坊滩土盐的存在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要不然我们那能买得起大盐吃呢？

说起盐坊滩就想起了我的爷爷辈们曾经在盐场打盐的情景。

当初的打盐队由爷爷和另外五六个或老光棍或基本无力耕田的老汉组成。那个年月干活儿，似乎都在磨阳工，工作量定得并不算高，每天扫十几小平板车盐土，运回并进行初步熬制，每个人就可以拿到大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工分”是当时农村计算农民劳动报酬的基本单位，如果整个劳动力能够拿到十二分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可拿到八分。那时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男十分女八分，老汉娃娃老七分。如此看来，他们每天能挣八分工就算不错了。

实际上，熬土盐是一种工艺简单而作业条件十分艰苦的活计，如果不是窘境所迫，为了吃那点“补助粮”，是没有人为了那一点“工分”受那份罪的。

小时候曾经跟着爷爷去盐坊滩的盐场看过热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口直径约有1.5米大的盐锅。“盐锅”安放在盐坊滩深处的作坊旁边，举目都是泛着白色的盐花，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寸草不生，地表干热，浮盐如同锅巴，脚踩上去“叽叽”作响。

那一次我是坐上生产队的送柴禾车去的。车还没到盐坊，老远就能看到几个赤膊上身的老汉在盐场东一头西一头穿梭劳作，由于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无法看清他们的表情与真实状态。

车到了盐场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管他叫“四爷爷”的光棍老汉，他正蹲在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前，往炉灶里边添柴禾。他的胸前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头顶是一轮热光直射的艳阳。四爷爷穿着旧蓝布大裆半裤，手里拿着已经破成碎条缕的旧毛巾，不停地在脸上、身上挥舞着，尽管这样，仍有晶莹的小水珠不住气地从他的皮肤里渗出来。他那只十分粗糙有着厚厚老茧的右手上，紧握着一根烧火棍，棍子的形状呈丫形，前端突出来的两个枝叉上正冒着浅蓝色的烟……

我赤着脚随爷爷走在滚烫而松软的盐土上，把那个简陋的土盐场整个儿看了一遍。

盐坊滩到处都是开着盐花的盐土，走在前边的人用板茬扫帚把盐土扫到一处，走在后边的人用铁锹把盐土攒成大堆，一堆堆地放在野地中，远远地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崭新的坟墓。走在后面的人再根据实际用量，把盐土一车车运到盐锅附近，用多少取多少。盐坊滩如一个没有围墙的大仓库。运回来的盐土先要倒入化盐的水池里，充分搅拌后，大部分盐便溶解到了水里。等盐池里的盐水澄清后，便取出来倒入一口大锅，日夜不停地熬炼，等水分全部蒸发后，锅里出现了雪白细碎的小晶体，那就是土盐。

盐坊滩转了半天，已到中午吃饭时间了。

一个不足20平米的土屋里，炕上用砖头顶起一块木板就算是餐桌。怎么说几个老汉做的营生也算是野外作业呀。那时，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在野外作业的，比如开渠打坝、赶车拉炭等等，队里都要或多或少地给补助些细粮、加一点伙食，有时还要给弄点蔬菜或肉，要么就来一点大动静，杀一只羊。可是等饭菜上来时，没有一点荤腥，上来的饭菜仍旧是司空见惯的玉米面饼饼、土豆汤。此时爷爷对我说，将就着吃一口吧，这里的饭天天都是这样。我胡乱吃了几口便放下了碗。在那个十分贫困的年代，盐坊滩的土盐虽说质地粗劣，味道苦涩，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是十分珍惜它，听父辈们讲，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吃这里的土盐长大的。当人们知道土盐里面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了。

小时候脑子里老在盘算，我们家离盐坊滩到底有多远？这个我曾经一直追问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不在占据我的记忆空间了，但是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那几个老汉消瘦而赤红的身体，以及由那几个身体组合而成的场景，就像一部无法停止播映的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

直到有一天，我下乡采访路过盐坊滩时才发现，这里的小土屋、大盐锅以及昔日那漫滩遍野的土盐堆堆没有了踪影，剩下的只是一片荒芜、一片回忆……

然而，王爱召盐坊滩土盐的味道——那种又咸又苦的味道，却始终在我的内心里很清晰，清晰的像昨天的事儿，像今天的事儿。

登泰山

□杨廷华

2021年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我把刚刚在“五嶽獨尊”石刻前的自拍照发在了朋友圈，并配上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年逾花甲的我终于站在了泰山之颠。

小时候，我不知道有泰山，只知道我们村的泰山坡。我的故乡在晋北的农村，从我记事起，村中央就有一条石头砌成的坡道，所用的石头都是从本村的河槽里就地取材，未经任何加工，石头有大有小，颜色多以黑蓝为主。坡道长约百米，宽四五米，它纵贯南北，幅射东西，把一个高高低低的村落连在了一起。记得坡道最高处的正北面墙上，曾经有过“农业学大寨”五个红色的大字，每个字好像比成年人还要高。坡道的两边分别是大队、供销社、学校和大戏台，堪称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弄清楚这条坡道修筑的年代，更不知道是谁为它起了这么恢宏的一个名字——泰山坡。

小学上到四五年级时，开始学《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从此我记住了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段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那时候我隐约感到，泰山一定是中国最高最大的山，因为只有最高最大才能最重。

后来我知道了，泰山在山东省的泰安市，它的海拔只有1545米，却有“五岳之首”之称。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传说泰山为盘古开天辟地后其头颅幻化而成。因此中国人自古崇拜泰山，历代帝王君主多在泰山进行封禅和祭祀，而且据说泰山是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文人墨客们也就慕名而来，附庸风雅，在山上留下了许多经典诗文石刻，成了中外游人向往的一个地方。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8年前，我曾跟团去山东旅游，按照旅行社的行程，我们头天下午从鄂尔多斯飞往济南，第二天就登泰山。结果因为雷雨当日的航班被取消，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赶到了济南。旅行社的做法是，给游客退泰山部分的费用，随后的行程不能改变。来到山东却与泰山失之交臂，成了我此行的一大遗憾。

今年5月，我和妻子自由行再去山东，终于了却了登泰山的心愿。听说纯徒步登泰山，需要登12000多级石阶。出于体力和安全的考虑，我们避重就轻选择了捷径，坐观光车到中天门，再乘缆车到达南天门，然后徒步穿天街、上西神门……最后登上了泰山的最高处——海拔1545米的玉皇顶。

名曰登泰山，其实我们真正的徒步登山是从南天门开始的。南天门为城楼式建筑，上书对联：“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这里所说的“三天”，包括“一天门”“二天门”(也叫中天门)和“南天门”。我站在南天门向下望去，徒步登山的人们正在陡峭的石阶上奋力攀登，这里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八盘。“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是说在十八盘上可以领略到别处看不到的景色。仔细想来，我们坐着缆车上山，减轻了一路登攀的艰辛，也舍弃了对沿途众多庙宇、丰厚文化和别样美景的欣赏。

我曾在网上看过泰山上一幅石刻的图片，感觉有趣，印象很深，这次却因为坐了缆车，没有实地看到。图片显示：一块奇形的石头上刻着两个字：“虫二”，让人莫名其妙，据说迷底是“風月无边”。

和我曾经登过的西岳华山、北岳恒山有所不同，站在泰山顶峰——玉皇庙向东西望去，两侧延伸出了数百米长的平缓地带，“五嶽獨尊”“孔子小天下处”等著名石刻都在这一区域，高塔耸立的气象台和广电发射台也设在这里。

“五嶽獨尊”是泰山首席打卡处，众多游客聚集在这里等着拍照留念，不时还因拍照顺序而发生争吵。为了节省时间避免纷争，我在人群的外围自拍了几幅，自我感觉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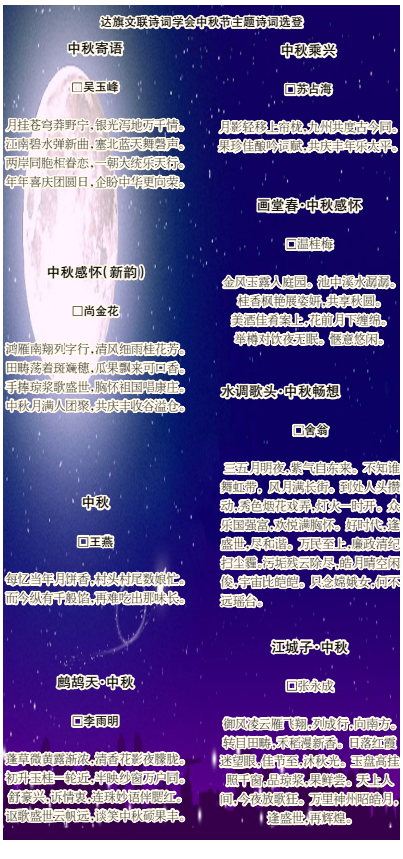
“孔子小天下处”是一座青石碑。相传孔子当年在此俯瞰天下，由小鲁到小天下，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他视野的扩大，更是一种对空间的超越。一个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对世界、对人生有一个恰当的理解。

在上山的缆车中，我曾偶遇了几位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利用农闲时节，从河南农村包车来的，十几个人中有男有女，专程上山旅游敬香求平安，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上山，对山上的情况很熟悉，这次要住上一晚，在泰山顶上亲眼看看日出。

第二天清晨，在泰山观日出的人群中，一位穿迷彩服的老人，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今年80岁，曾当过兵，退休前在济南钢铁厂当工人。老伴10年前去世后，他一直是一个人单独生活。他有一儿一女，都在济南市工作生活，儿子曾准备开车过来，并陪他上山，但他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头天看到天气很好，就只身一人赶过来了，他要在泰山顶上再看一次日出。他说，他第一次登泰山是25岁时，那是在济南当兵时利用星期日上山的，后来还上过几次。老人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上泰山了……

从泰山回来已经有3个多月了，途中的不少细节已经淡化，而那位泰山顶上观日出的老人形象仍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忽然想起了尼采的一句话：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达旗文联诗词学会中秋节主题诗词选登

中秋寄语

□吴玉峰

月挂苍穹莽野宁，银光泻地万千情。
江南碧水弹新曲，塞北蓝天舞器声。
两岸同胞相眷恋，一朝大统乐天行。
年年喜庆团圆日，企盼中华更向荣。

中秋感怀(新韵)

□尚金花

鸿雁南翔列字行，清风细雨桂花芳。
田畴荡着斑斓穗，瓜果飘来可口香。
手携菊茶歌盛世，腕怀祖国唱康庄。
中秋月满人团聚，共庆丰收谷溢仓。

中秋

□王燕

每忆当年月饼香，村头村尾数娘忙。
而今欲有千般馅，再难吃出那味长。

鹧鸪天·中秋

□李雨明

蓬草微黄露渐浓，清香花影夜朦胧。
初升玉桂一轮近，冲映纱窗万户同。
酒旁兴，诉情衷，连珠妙语伴腮红。
饭歌盛出云帆远，笑共中秋醉乐中。

中秋乘兴

□苏占海

月影轻移上宿轩，九州共度中秋圆。
果珍佳酿冷清祝，共庆丰年乐太平。

画堂春·中秋感怀

□温桂梅

金风玉露入庭园。池中缓水潺潺。
桂香枫艳展姿妍，共赏秋圆。
美酒佳肴亲上，花前月下蹁跹。
举樽对饮夜无眠。惬意悠闲。

水调歌头·中秋畅想

□翁翁

三五月明夜，紫气自东来。不知谁舞虹带，风雨满长街。到处人头攒动，彩色烟花灿烂，灯火一时开。众乐国强富，欢悦满胸怀。辉煌代，建盛世，尽和谐。万民至上，廉政治纪扫尘埃。污垢残云除尽，皓月晴空闲像，宇宙比蓬莱。风金蟾桂大，何不逞豪哉。

江城子·中秋

□张永成

御风凌云雁飞翔，列成行，向南方。转目田畴，禾稻灌新香。日落红霞迷望眼，佳节至，秋林光。玉盘高挂照千窗，是琼浆，果鲜尝。天上人间，今夜放歌狂。万里神州陡皓月，逢盛世，再辉煌。